

迷藏

40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迷藏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4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⑩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时间中的前进或后退，一直是幻想小说的几个热门题材之一，《迷藏》这个故事，写人在时间中旅行。当然，那是典型的幻想故事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个故事的前半部，人在回到了“过去”的时候，以另一个身份（前生）出现，到后来，才变成可以自由以一个固定的身份，在时间中自由来去。前一半的设想，在《迷藏》这个故事中，没有得到发挥，后来在另外几个故事中，都用了“前生”这个题材。

“在时间中旅行”这种设想，十分迷人，试想，人若是真可以随时间回到过去，进入未来，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。故事中的王居风和高彩虹两个人，就一直在过着那样的“日子”，若干时日之后，又曾有相当怪异的一个故事，是由他们引起的，那是后话了。

故事是虚构的，欧洲历史上，并无保能大公其人，自然，安道耳也没有大公古堡。安道耳是滑雪的好去处，冬季，游客也是很多的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第一部：古堡中不准捉迷藏的禁令

捉迷藏是一种十分普通的游戏，中外儿童都曾玩过。在中国，捉迷藏这种游戏的历史，至少可以上溯到唐朝——有正式记载，没有记载的，相信更早。捉迷藏有两种方式，其一，是将一个参加游戏者的双眼蒙起来，令之不能视物，其他的游戏参加者，就在他的身边奔驰，引他来捉，另一种方式，是一个或几个参加者找一个一定范围内的地方，匿藏起来，要另外的参加者把他找出来。

在后一种方式的捉迷藏游戏中，最适合的游戏地点，是一幢古老而巨大的屋子，在这样的大屋中，有许多可以藏身的地方，可以不被人找到。

这里要记述的故事，和捉迷藏有关，也和一幢极古老的大屋有关。

白素有一个表妹，叫高彩虹。就是这个高彩虹，在她十六岁那年，因为玩“笔友”游戏，而生出一场极其意外的大事，使得一个庞大军事基地上的一具极复杂的电脑“爱”上了她。这件事，多年之前，我记述过。

近十年中，我很少有她的消息，只知她热爱自由，反正她家里有钱，于是她过着那种无忧无虑，富有的流浪者生活。

在这些年来，她每到一处她认为值得留下来的地方，就会留上几天，直到兴尽，才又去第二处。凡是她逗留之处，她就会选一张当地风景的明信片，寄来给白素，多年下来，

彩虹的明信片，已经有满满一盒子，她几乎到过世界上任何地方。

那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看早报，白素自门口走进来，手中拿着几封信，将其中的两封，交给了我，我注意到她在看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上的图画，是一座式样十分古老的大屋，或者说，是一座古堡。

那堡垒是西班牙式。西班牙这个国家，在它的全盛时期，有极辉煌的历史，也有极宏伟而具代表性的建筑，十分具特色，一看就可以看出来。而我们在西班牙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友，所以，我一面喝咖啡，一面道：“彩虹到了西班牙？”

白素并不回答，看来她正全神贯注地读着那张明信片。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我不认为明信片上，有什么重要的事。如果有重要的事，寄信人不会用明信片！

所以，我在问了一句而没有反应之后，又去看报纸。当我看完了报纸，发现白素还在看那张明信片，不过这次，并不是在看明信片后的文字，而是看明信片上的图画——那座古堡。

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，一张明信片怎值得看那么久？

我正想问她，白素已经向我望来：“彩虹寄来的，她出了一个问题考你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，果然是她那宝贝表妹寄来的，我摊了摊手：“她会有什么问题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自己去看！”

她将明信片递了过来，我接了过来，明信片上只写了寥寥的几行字，如下：“表姐、表姐夫，我很好，在安道耳，这是安道耳的一座古堡。”

“我今天才知道这座古堡有一个极奇怪的禁例：不准捉迷藏！表姐夫可知道世界上有任何其他古堡有这样的怪禁例？为什么这座古堡会禁止捉迷藏？我急于想知道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我看了之后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彩虹今年多大？二十五？二十六？”

白素道：“差不多二十五六岁吧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女孩子到这年纪，应该嫁人了，不然，耽搁下去，会有问题。你看看，二十五六岁的人，还像儿童。人家古堡有禁例不准捉迷藏，她想玩，大可以上别的地方去，难道这也值得研究？”

白素听着我说话，一副不屑的样子。我才一说完，她就道：“你老了！”

我直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说我？什么地方显示我老了？”

白素望着我：“你自己想想，如果十年之前，你看到了这张明信片，会有什么反应？”

我用力挥着手：“和如今完全一样，根本不加注意！一个古堡，不准捉迷藏，那有什么稀奇！”

白素没有和我再争下去，只是微笑着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在古堡捉迷藏，十分有趣，一座古堡，至少有一百间房间以上，而且有无数的通道、地窖、阁楼，躲在一座古堡

中，要找到真不容易！”

我为了表示对白素的话没有兴趣，在她讲的时候，故意大声打着呵欠。

白素却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态度，在讲完之后，又补充道：“你可曾注意到，这座古堡叫做大公古堡，安道耳还是一个大公国的时候，由一位主政的保能大公建造。明信片有证明，这古堡建于公元八九四年。”

我又大声打了一个呵欠：“昨晚睡得不好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走去，顺手将明信片还给了白素，上了楼，进了书房。

进了书房之后，我立时找出了一本有关安道耳这个小国的书籍。安道耳是夹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一个小国，那是真正的小国，小得可惜，只有一百七十五平方里面积，人口一万五千人。国境在比利牛斯山上，土地贫瘠，几乎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地方，受法国和西班牙共同保护。在历史上，曾经是一个君主国，君主称大公，也很出了几个能征惯战，有野心的大公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保能大公。

书上记载着，这位保能大公，曾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在国境中，建造一座极其宏伟的古堡，这就是如今成为这个小国最著名的名胜——大公古堡。

不过，书上并没有记载着，在大公古堡中，有一条不能玩捉迷藏的禁条。

我迅速翻了一下，合上书，白素推开门，探进头来，笑道：“找到了没有？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，做夫妻年数久了，双方都能知

道对方的心意，掩饰也绝无用处。我装着不感兴趣，一到书房，立刻查书，白素显然早已料到！

我只好苦笑了一下：“有这个古堡的记载，可是绝没有什么准不准捉迷藏的禁条！彩虹太孩子气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算了吧，如果这件事有趣，彩虹一定还会再来报告！”

我又想再打一个呵欠，可是一想我的心意，白素完全看得透，不免有点尴尬，所以只是答应了一声：“可能会！”

当天，没有什么事发生。第二天，又是在看早报的时候，门铃响，邮差送来了一个邮包。邮包相当大，当白素将邮包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可以知道它相当沉重。

我向邮包望了一眼，白素已经道：“彩虹寄来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！”

彩虹从来也没有寄过邮包给我们，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。不过也很难说，像彩虹这样的人，说不定心血来潮，会用空邮老远寄一块石头过来！

白素拆了邮包外头的纸，里面是一只木箱子。撬开木板，将木屑倒出来之后，有一块用纸包着的东西，拆开纸，纸内包着的是一块铜牌。

那块铜牌，约莫有六十公分宽，三十公分高，三公分厚，上面铜锈斑斓，看来年代久远，在它的四角上，有着四个小孔，一望而知，这块铜牌，本来用来钉在墙上或门上。

白素略为抹拭了一下铜牌，看了一眼，现出讶异的神情。

我明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来没有用，而事实上，这块铜牌才入眼，我就下意识地觉得它有点不寻常，所以我也俯下身来，伸过头去。

铜牌上有字镌着，一段是西班牙文，一段是法文，但上两段文字的涵义，完全一样：“在此堡内，严禁玩捉迷藏游戏，任何人不能违此禁例。”

在这两段文字后面，有一个镌出来的签名，我认不出这是谁的签名。但是从文字中那种严厉的口气看，这个签名，当然是当时这个古堡的主人。

在铜牌的背面，贴着一个信封，信封上写着“表姐夫收”。我取下信封来，撕开，这封信内只有一张小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“表姐夫，这块奇异的铜牌，可能吸引你到安道耳来吗？”

我看了之后，不禁苦笑了一下：“彩虹太胡闹了！这块铜牌，一定是她从大公古堡中拆下来的，这样破坏人家的文物，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白素望着我：“能吸引你到安道耳去吗？”

我连想也不想：“不能！”

白素双手举起了铜牌来：“真奇怪，看来当日下命令的人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不然，何必郑重其事，将这道命令，铸在铜牌上？”

白素一面说，一面用一种近乎挑战的眼光望着我，想让我解释是“为了什么”。

我道：“中世纪时，欧洲的政治十分紊乱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断，形势险要，尤其是一些小国家，随时有被强

邻并吞的可能。所以在古堡之中，有很多秘密所在，不愿被人发现，是以才下令不准捉迷藏，以免有人进入这些秘密所在！”

白素扬了扬眉，显然对我的解释，不是全部接受，但是除此以外，我相信她也不会有更好的解释。

白素没有再说什么，收拾好了废纸、木屑，留下那块铜牌，在我的面前。看完早报以后，我略为休息了一下，带着那块铜牌，离开了住所，去看一位朋友。

我那位朋友，是欧洲历史学家，对于欧洲的几个小国，如列支坦土登、卢森堡、安道耳等等，特别有着极其深湛的认识。昨天，我已经想到要去见他，但想到什么不准捉迷藏的禁例。可能是高彩虹的胡说八道，而我那位朋友，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，所以才打消了去意。今天，我有这块铜牌在手，而且彩虹的那句话中，又是充满了自信，以为可以吸引我到欧洲去，这块铜牌也不是假造的，我可以去找他商量一下。

至少，我那位朋友，应该可以认得出镌在铜牌上的那个签名，知道是古堡的哪一任主人，下这道古怪命令。

我那位朋友，由于他在以后事情的发展中，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有必要先将他介绍一番。

他叫王居风，欧洲历史学权威，柏林大学和剑桥大学博士，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家族中的一员，可是他对于工业却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王居风为人严肃，我认识他已有好几年了，几乎没有见过他笑，老是皱着眉，在思索着不知是什么问题。所以，他的年纪并不大，不过三十出头，眉上

的皱纹，却十分深，看来比他的实际年龄，要老了许多。

王居风对他研究的科目，简直已到了狂热的地步，任何人和他谈话，他必然可以在不到三句话之内，扯到他有兴趣的事上去，而不理会旁人在讲些什么。

有一次，我和人家打赌，赌的是我可以使王居风在十句话之内，不提及欧洲历史，结果我输了。那一次，我和王居风的对话如下：

我先选择了一个决不可能和欧洲历史扯上关系的话题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我选择的话题是“四声道立体声音响”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这样的话题，应该绝对和欧洲历史扯不上关系的了吧？

我对王居风说：“你的生活太枯燥了，弄一副四声道立体声音响玩玩？”

我事先的估计是：王居风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声道立体声音响，只要他向我一问，我就可以向他解释，在一问一答之间，至少可以拖延十句话，那么，这个打赌就是我赢了！

可是，王居风的第一句话，就使我败下阵来。当时，他一听得我那样讲，略想了一想，翻了翻眼：“这种音响，能使我听到法国卡佩特王朝结束，瓦罗亚王朝代之而起时，腓力六世接王位时群臣的歌颂声么？”

我输了这个打赌，而且输得心服，曾经有一个时期，我根本不和他交谈，因为我对欧洲的历史，并没有什么兴趣，怕被他闷死！

而如今情形不同，这块铜牌，那座大公古堡，还有这

个不准捉迷藏的怪禁例，我想只有从王居风那里，才能有答案。

在我找他之前，并没有用电话和他联络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在家里。我驾车来到了他住所的门口，他住的是一幢相当大的古式洋房，墙上本来爬满了长春藤，可是他为了怕植物上的小虫，早将长春藤扯了个一干二净，以致那幢古老洋房的外形，看来十分古怪。

我在铁门外按铃，一个佣人出来开门，佣人认得我，带我进去，我也不必在客厅中坐，径自进了王居风的书房。

王居风的书房，是名副其实的书房，到处全是书。四壁全是高与天花板齐的书架不必说，地上、桌上，几乎一切可以堆书的地方，全放了书。为了一找到书，就可以立即翻阅，王居风书房中的书架，特别设计，每一层，都有一块板可以翻下来，供人坐着阅读。

当我走进书房之际，王居风正双脚悬空，坐在高处，全神贯注地在翻书。

我抬头向上，大声道：“王居风，很久不见，你好么？”

王居风向我望来：“我很好，不过查理五世有点不妙，教皇李奥十世命他将路德处死，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遇上难题了！”

王居风这种与人对话的方式，我早已习惯，所以并不诧异。我本来想请他下来再谈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是一开口就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不会下来。所以我大声道：“安道耳在大公国时代，保能大公造了一座古堡，这座古堡你可曾去过？”

王居风道：“当然去过，那古堡——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攀了下来，同时，喃喃不绝地讲着大公古堡的历史。当他落地之后，我才道：“这座古堡之中，有一个奇怪的禁例，不准人玩捉迷藏，你可知道为了什么？”

王居风陡地一呆，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他显然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，所以我又重复了一遍。

因为我要说的话十分特别，所以我在重复一次之际，讲得十分慢而清楚。王居风显然听清楚了。

当他在听清楚之后，他在一刹间的反应，真是令我吃惊，苍白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红色，额上的青筋也绽了起来。瞪大了眼，张大了口，看来他正想叫嚷些什么，但是由于实在太愤怒，以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只是扬起了手中的那书本，要向我打来，可是多半是忽然之间，想到他手中的那本书，可能比我的脑袋更值钱，所以才没有砸下来。

一看到他这种情形，我虽然不至于抱头鼠窜，可是也着实连退了好几步。我一面退，一面叫道：“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！”

王居风立时厉声骂了一句：“你该上十次断头台！”

王居风的这句骂人话，也十分出名，那是当年苏格兰女王玛丽，被囚在伦敦塔中，写了一封密函给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求救，但这封密函却落在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手中，伊利莎白女王在看到密函之后，愤然而骂出来的一句话。

王居风连骂人的话，也和欧洲历史有关，朋友间全知道，而这时，他就用这句话来骂我。我一想到这句话的出典，又想到玛丽女王后来果然被送上断头台，就不能不考

虑后果的严重性。我也知道，再解释下去也没有用，只有将证据给他看。

所以，当他又气势汹汹地向我冲过来之际，我忙举起了那块铜牌。

那块铜牌，我进来时就抓在手上，这时，我举起铜牌，将有字的一面向着他，叫道：“你看，你自己看！”

王居风一直冲了过来，冲到了离铜牌只有半公尺处才站定，盯着铜牌看。我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大大吁了一口气，知道暴风雨已经过去。在接下来的三分钟之内，王居风的双眼，瞪得比铜铃还大，我留意到他先看看那两段文字，接下来大部分的时间，盯着那个签名。

我想开口问他怎么样，他忽然吸了一口气：“天！这是保能大公的签名，你从什么地方弄来块铜牌？来！来！请坐！请坐！”

他握住了我的手臂。三分钟之前，我还被他当着该上十次断头台，可是如今看来，谁想碰我一碰，只怕他会拚命保护我。

我被他连推带拉，到了一张桌边，坐了下来。他一把在我手中，将那块铜牌，抢了过去，移过一副放大镜来，仔细看着，神情越来越是兴奋。

然后，他以极快速度的动作，奔了开去。

这一点，我真是没有办法不佩服他。他书房中的藏书，至少有五万册，而且看来是如此凌乱，可是，他找起他所需要的书来，几乎不必经过什么过程。他直扑一个书架，爬了上去，取下了厚厚的一本书，又回到桌边，打开来，翻

到了一页：“你看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签名，是保能大公签署一份文件所留下来的，原件在法国国家博物馆！”

我向他指的那页看了一眼，果然两个签名一模一样。原来这道古怪的命令，就是古堡的建造者保能大公留下来的！

我道：“其实你不必找证明，你讲这是谁的签名，就一定不会错。问题是这位才能杰出的大公，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禁例？”

王居风望着我，又翻着眼，望着那块铜牌，口唇掀动着，整个人像是中了邪。

我看到他这种情形，不禁十分同情他，忙道：“你不必难过，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所有事的！”

王居风像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一样，望着我：“我应该知道，我知道保能大公的一切，我应该知道！”

我忙道：“你只不过是根据历史资料来研究，怎么可能连这种小事都知道？”

王居风又呆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“这块铜牌，什么地方拿来的？”

我将这块铜牌的来源，约略地告诉了他。他又呆了好一会，才又道：“你或许不知道，这位保能大公，有一个十分怪的怪脾气，他不轻易签名，刚才你看到的文件，是他向西班牙发出的宣战书，随着这份宣战书而来的那场战争，在欧洲历史上十分有名，那场战争——”

我连忙打断了他的话，因为我怕他一讲起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，我会苦不堪言。因为他口中“十分重要”的战争，可能在历史上根本微不足道，不是极其专门的历史书

籍，根本不会记载。

我挥着手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说，这条禁例，保能大公十分重视，所以才会铸在铜牌上，而且签了名！”

王居风道：“是的！”

我又将我向白素所作的解释，对他说了一次，王居风大摇其头：“这个理由，根本不成立。我想，这其中，可能包含着一个从来也未曾被人发掘出来的历史秘密——”当他讲到这里时，双眼之中，射出兴奋的光芒：“我一定要发掘出来。”

我一听得他这样讲，拍手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，你可以去，我相信高彩虹一定在等你——她本来想吸引我去安道耳的，但是我没有兴趣！”

王居风双手握住铜牌，连声道：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我想起了彩虹，望着眼前的王居风，我想这两个怪人会面的情形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我道：“好，你去，我写一封信给高彩虹，介绍你去见她！”

王居风连声叫好，走了开去，用一张纸，拓着铜牌上所镌的字。我写了一张便条给彩虹，说明王居风的身份，并且说，如果他不能解释这个怪禁例之谜，那么，没有人可以解答！

我写完了便条，王居风像是根本不当我存在，只是翻来覆去研究那块铜牌。我大声喝了他三次，他才抬起头来。

我道：“我要告辞了！这块铜牌，你带回安道耳去，我相信彩虹一定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！希望你快点去，不然我真担心她，会将整座古堡都拆掉！”